

午夜书

wangrenxiangshu  
SECRET PUPIL

# 亡人相术

## 暗瞳

北岭鬼盗◎著

读唇，倾听亡人未吐之语  
窥瞳，探查死人所见之象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wangrenxiangshu  
SECRET PUPIL

# 亡人相术

暗瞳

北岭鬼盗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亡人相术:暗瞳 / 北岭鬼盗著. — 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09.10

ISBN 978-7-80171-660-6

I. 亡… II. 北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88491 号

书 名: 亡人相术:暗瞳

作 者: 北岭鬼盗

责任编辑: 杜廷广

出版发行: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: 64060749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

邮编 100009

印 刷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: 18

字 数: 26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6.00 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刷厂联系。

## 目 录

楔子 /001

第一章 会面 /002

第二章 人落阴鬼过门 /007

第三章 手掌印 /013

第四章 麻子女人 /019

第五章 死人相术 /025

第六章 快逃 /032

第七章 叶子的事儿 /038

第八章 跟踪 /044

第九章 窗户上的女人 /050

第十章 一刀见血 /056

第十一章 濒临融化 /063

第十二章 有趣的监控录像 /069

第十三章 歌谣 /077

第十四章 化验师之死 /082

第十五章 洗不清了 /088

第十六章 队伍扩大 /094

第十七章 变天 /100

第十八章 读唇看眼 /106

第十九章 并非鬼魅的突然袭击 /112

第二十章 陌生的压抑 /119

第二十一章 真相推演 /125

第二十二章 地牢里的人 /131

第二十三章 衣服里的活物 /137

第二十四章 黑雾蝙蝠 /143

- 第二十五章 救人 /149
- 第二十六章 助人为快乐之本 /157
- 第二十七章 法器项链 /164
- 第二十八章 落入陷阱 /170
- 第二十九章 陈年隐秘 /176
- 第三十章 火并 /182
- 第三十一章 香港之行 /189
- 第三十二章 师兄 /195
- 第三十三章 李后死 /201
- 第三十四章 伤逝 /207
- 第三十五章 鬼气森森 /214
- 第三十六章 线索 /220
- 第三十七章 梯子俱乐部 /226
- 第三十八章 1129号便利店 /232
- 第三十九章 擒获 /238
- 第四十章 再遇唐晖 /244
- 第四十一章 强力后援 /250
- 第四十二章 棺梯 /258
- 第四十三章 高空坠落 /264
- 第四十四章 旖旎风光 /270
- 第四十五章 大结局 /276
- 后记 /281

## 楔子



从哪儿说起呢？还是从俗话说起吧。

有句俗话说：死人为大。

但是我所从事的行业恰恰忽视了这句俗话，也就是说，我这行业要做的事情，最先总要从死人那儿开始。不仅仅要和死人打交道，还要防范许多说不清的危险，接触一些普通人想不到的东西。就是因为这个，把这个行业说成是三百六十行里一个最冷门、最偏僻的行业，一点都不为过。

不管是谁，沦落到边缘职业中，都会非常渴望阳光的温暖，想把内心深处的一些人和事儿放在太阳下晾晾。而我呢，也是毫不例外。

也正是这份渴望促使我写下这个故事，它可以说是我有生以来经历的最怪异的事。它的很多骇人恐怖的幕后细节甚至无法用语言描述。但我还是决定把它写下来，也算是对活着的、死去的、黑暗中的、光明下的所有朋友和敌人，作一个最终的交代。

这件事儿起源于一件非常普通的失踪案，但却把我卷进一场阴谋，差点要了我的命。

好吧，就在广东滨海，一个优美的城市里，一件非常普通的失踪案，就这么徐徐拉开了帷幕……

## 第一章 会面



先说个问题：捞偏门的人也会有朋友，您说是吧？

我这一行虽然是偏门中的偏门，但是依然有那么一两个朋友。

这朋友并非阳春白雪那样高尚的君子之交，充其量也就是泛泛的酒肉之交。不过在都市中打滚的人都知道，这很正常，谁的电话簿上都会有那么一两个，在无聊时互相找点安慰的朋友。

对于我来说，林大成就是这样一个朋友。

他这人很聪明，说话也风趣。除了是个不错的酒友之外，还多了一点点的互相欣赏。不过今天夜里给我发来的手机短信就有点不同寻常了。

短信的内容很短，只有一行字：带人来，老地方，大成。

此人是属于精英金领的那类人，在本市一家大型上市公司任职，具体干什么我没问，不过看他的消费水平应该不缺钱。对于我，他仅仅知道我经营一个小的咨询公司。认识时间久了，或许有点耳闻我暗中从事的行业，但肯定不是知根知底那种朋友。

他说的老地方也就一酒吧，还是很小资的那种。让我觉得不同寻常的原因，是他为何要我带人来？因为就凭我和他的交情，还不到助拳打架的份儿上。

短暂的思索之后，我决定还是带人去吧。天知道他有什么事儿呢？

可是我又带谁去呢？跟着我一起做事的真正核心成员只有三个人：

王林：绰号“手指”，是个电脑水平非常厉害的家伙。网络入侵是家常便饭，最拿手的还是对付各种监控系统。门禁系统，把他网罗在手下，颇费了一番心思，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

郑一桐：绰号“大侠”，人有点瘦，功夫却不含糊，很能打，玩刀子是把好手。

还有一个女的叫舒丽，我们私下里都叫她花瓶，典型一个被“动漫”害了的女孩。爱幻想，不能打也没专业技能，我看中的是她演戏的水平，扮啥像啥，够份儿！队伍里也需要这样一个特殊的人才，何况她也一直忠心耿耿。

其他那些杂七杂八的道上的人，都不算是朋友。有活干的时候聚在一起，没活了就分头回家，各过各的。

我们这个小型的团伙，每次搞活动，都是我来总指挥——分内活儿是设计方案、现场布局、收钱分钱，属于很关键也很重要的那种带头大哥的角色。得到这个角色，当然和我的专业技能有关，虽然这技能，有那么一点偏门。

想来想去，我叫了大侠陪我。有时候，拳头和刀子都比智慧重要。

酒吧靠近海边，在水湾头的拐角处，我和大侠开着车赶到的时候，露天的外边已经坐满了人。不过林大成和我约好的老地方是在里头，靠窗一个很好的位置，有着最小资的那种情调。

我就这毛病，不喜欢的东西比如说靡靡的小资情调，反而要强迫自己去习惯，只为了磨磨性子别太躁了。

林大成是个很有风度的中年人，梳着一丝不乱的头发。我坐下时，桌子上已经打开了第二桶啤酒。

天气不算很热，而且还开着空调，可是在我看来，林大成的额头上，已经冒出了一层细汗。

“啥事儿？”我直截了当地问他。今晚的心情并不是很好，也没酒兴。

“我的虎哥噢！这次你可要帮帮我！”

林大成掏出一张纸巾递给我擦桌子，然后取下眼镜开始擦镜片，手指头微微发抖，很像是装出的一副可怜样儿，让我顿时皱起了眉头。



“帮你？钱我可没有。”我淡淡地说道。跟这个林大成的交情，还不到借钱的份儿上。

“不是借钱，我不缺那个。哈哈——恰恰相反，我还要送钱给你呢。”林大成说话的语气有点神经质，还一惊一乍的。

“有啥就直说，别废话。”我愈发不快。

“来，给虎哥满上。”林大成起身给我的杯子加满了啤酒，“这事儿很简单，我准备拿出十五万来，只要虎哥能帮得上忙。”

“十五万？你当我是干啥的？……我可不是玩刀子的黑帮。”我淡淡地说道。心里相当吃惊这厮是不是知道了我是干吗的。

“是美元，虎哥，香港过账给你，保证很干净而且没首尾的那种。”林大成看我不高兴，赶紧陪着笑解释。

十五万美元，折合人民币有一百二十万了，这个数，也就是我的团队搞一次活动的标准，于是我微微皱皱眉说道：“大成，你不是喝多了吧？我是干啥的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怎么搞这一出？”

林大成的眼睛有点发亮：“我就是知道啊，还是刚知道的……有个朋友，噢，也就是很好的那种，告诉我你是个很有办法的人物，我这事儿，说不定就你能解决……以前真不好意思，得罪了得罪了。”

我怒！干我这行最怕的就是出名，这下倒好，不相干的人都知道了！

在此之前，我把手指、大侠和花瓶捏合到一起，也是通过了大大小小好几个事儿才成功，不过那些事儿都比较普通，没啥特别诡异的地方。

林大成接下来的话，更是让我以为是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儿。

其实，我当时应该想到这事儿肯定不简单，要不然他也不会拿出一百二十万了，但我压根没想到这件事儿发展到最后，竟然是个谁也意料不到的结局。

林大成的老婆丢了，准确地说，是他女朋友不见了。

我有点不耐烦地说道：“你女人失踪了，和我有啥关系。我可懒得去管是不是你二奶。再说了，找人也不是我的强项。”

林大成说道：“其实，这个女人走了也就走了，可要命的是我发现她有问题。失踪后我查过，肯定是她从我手提电脑里下载了文件，跟着才因为这个原因消失不见的。”

“什么文件？很重要？你碰上了商业间谍？”我怀疑地问，“难道是让我去找回被盗的文件？”

“噢，真的重要而且还很要命……你知道我是在一家上市公司工作，其实，我还是里头一个高管，掌握了不少技术秘密……那天也是意外，我在家里登上了公司的内部网，准备加个班，结果忘记了登出密码……过了几天公司的网管提醒我，那晚上我的用户名曾经下载了很多机密级别的文件，就是……就是我们公司一个新设计的空调多点变频制冷技术，研发了三年才成功……可我压根儿没干这事儿啊，再一联想女朋友恰好失踪了几天，我就基本确定她是个骗子，闹不好是竞争对手派来的职业卧底。”

我皱起了眉头：“别说那什么制冷的专业词儿，我不懂，你就直说是商业诈骗吧？……那你想怎么做？接到勒索电话没？”

“四天过去了，没有电话来。”林大成苦笑着说道，“更麻烦的是，我发现自己见鬼了。”

“见鬼？”我有点不快，故弄玄虚，装神弄鬼，我最烦的就是这个。

世界上，怎么可能有鬼呢？鬼这东西，都是活人编出来吓唬活人的。

“是啊是啊，你知道的，我这人不打算太早结婚，还想用这钻石王老五的身份多玩几年，所以和这女朋友认识后，也只是在西区买了套别墅，时不时地一起去住，并没有到谈婚论嫁的地步。”林大成接着说道，“可那房子现在成了鬼屋了，唉，我都不知道这到底是咋回事儿。”

“那你究竟想让我干什么？十五万美元，嘿嘿，你倒是挺大方。”我也有点困惑，不知道这林大成到底是何用意。

“噢，我的虎哥哎，要是这文件泄露出去的话，我这工作肯定得丢，不过我现在不是操心这个，破财毕竟还好说，可是见鬼就不好玩了，会要人命的……咱都是有文化的人，还不至于相信这世界上有鬼怪这回事儿，不过我这次真要是弄不好，会把命都给赔上的。”林大成有点着急。

我不动声色地举起酒杯和他碰了一下，示意他慢慢说。

林大成稍微平静了点，缓缓说道：“只要虎哥你搞清楚见鬼这事儿，让我能用十五万保住小命，我觉得值啊！要是还能弄回来文件不至于泄密，我情愿多加十万给你，您就帮帮忙吧……前几天我就把香港的股票

卖了，辛苦这么多年积攒的家当，单等着给你呢。”

原来是这样，只要去他的别墅里弄清楚“见鬼”的事情，就算完事了，可以拿到一百二十万，如果能捎带着弄回被窃的文件，这报酬还可以加高。

我心里盘算了一下，觉得这事儿可以干，以林大成的身份来说，百儿八十万不会掏不出来。而且照他这说法，我还不用为了去找回失踪女人而大伤脑筋。

当时我失策的地方是被他的金钱弄花了眼，糊里糊涂忘记了自己的老本行，这么冒失答应下来已经算是踩过了界。

林大成看我有点微微同意的样子，赶紧从包里掏出一个夹子，试探着问道：“虎哥！咋样，我这就把定金给你。”

我一瞅这厮拿出来的是填好的公司支票，顿时有点光火：“你咋不问我，有没随身带着 POS 机呢？还可以刷卡呢！”

林大成尴尬地说道：“不是不是，我想多给你些定金，这是我自己公司的转账支票，想着你不是也有公司嘛。”

“别，我不要那玩意儿。”我摆摆手止住了他。

林大成赶紧从桌子下又塞给我一沓子钱：“那就这个吧，十万港纸，没办法，人民币没有一千的，就港纸还有，虎哥，您就接着吧。”

我看了一眼塞进口袋，淡淡地说道：“你就不怕我黑了这笔钱？……说得真好听，你要真想多给些，为啥不换成美元给我？”

林大成擦了擦汗说道：“虎哥不是那样人，我那朋友说了，您这人最讲信用，要我千万别跟你讲价。”

我好奇了：“你说这朋友到底是谁啊？我怎么不知道我还有这名声？”

林大成搓了搓手，再次尴尬地说道：“这个嘛……这个嘛……”

正当这时，一直在附近桌子上单独喝酒的大侠，竟然不听指挥地走了过来，凑我耳边用颤抖的声音低声说道：“老大，有点出邪，咱们得赶紧走。”

## 第二章 人落阴鬼过门



我生气地看了大侠一眼，对于这个心腹手下的擅自暴露，心里相当不满：“怎么了这是？”

大侠看了一眼对面的林大成，微微点头算是打招呼，接着耳语：“老大，先撤出来，一时说不清。”

我只好站起来，歉意地对林大成说道：“你不是要我带人来吗，还以为要打架呢，不好意思啊，没事我就先走了。”

林大成赶紧站起来，陪着笑脸说道：“我要你带人来，只是想确定一下我那朋友的说法，虎哥你大人有大量，可别见怪啊……不过我那事儿？”

我摆摆手说道：“回头换个卡跟我联系，这活儿我算是接下了，事后你可得告诉我，到底是哪个朋友给你露的底儿。这不是和你商量，是条件！”

林大成顿时高兴了，兴奋地说道：“这条件没问题没问题，虎哥您慢走。”

……

出了门，大侠二话不说就往车里钻，我一把扯住他：“小样儿！到底咋回事儿？”

大侠靠在车边，喘着气说道：“你那哥们儿不对劲啊，我在旁边瞅得

清楚，老大，咱们八成是见鬼了！”

虽然我一向都是天不怕地不怕，可是大侠的语气仿佛为了烘托林大成，连说话的内容都紧紧衔接，所以冷不防把我给唬得一哆嗦：“少来这套！你手上的伤残人士也不少了，咋不见你碰上个现世报？”

我掏出林大成塞给我的一沓钱，仔细看了看：“去死吧你，这可不是阎王爷的冥钞，确实是渣打银行的港纸。”

都是一千面额的，肯定有一百张，所以这十万元真钞，让我对于大侠的胆小嗤之以鼻：“仔细说说，怎么个见鬼法？真是奇了怪了，你平常不是这样啊？”

回去的路上，大侠给我一五一十讲了他的发现，说得我脊梁沟子直冒寒气，第一次对找上门来的好事有了点疑心。

大侠这人以前干过特种兵之类的工作，身手好，眼睛尖，而且对于打架玩刀子的活计，进行了很深入的研究，尤其是在怎样把人打伤打残方面，很有心得，所以这厮的眼睛没事就喜欢在人的脖子位置转悠。

我和林大成在那儿喝酒，他就坐在林大成身后不远的吧台上，眯着眼睛瞅动静。

酒吧虽然是个清吧，也还是有点嘈杂，所以大侠并没听到我们说啥，一来二去无所事事，这职业病又犯了，开始打量这个林大成的脖子，这一寻思不打紧，还真给他发现了问题！

以大侠研究了无数脖子的阅历和经验来看，林大成的脖子长得倒是没啥问题，只是耳朵后边不同寻常，借着去洗手间的当口仔细瞄了一眼，居然给他看到了绝对不应该有的东西，那是一小片颜色鲜红的斑点！

“你是说淤血吧？”我问道，“估计是林大成曾经和人厮打过，不小心弄出来的伤痕。”

大侠摇摇头说道：“不是淤血，密密麻麻的，肯定是寄生虫一类的小虫！”

“不可能！”我压根不相信这一套，“肯定是你酒喝多看走了眼！”

大侠摇摇头：“先不说这个，我也不怕他这事儿，毕竟每个人长得是形形色色，皮肤病也是五花八门，有点特殊很正常……今晚上真正让我

发憊的事情，其实是在你身上。”

“我身上？”我有点难以理解地看着大侠郑一桐。

“是啊，这酒吧里你的头顶上有一盏蓝光射灯，跟紫外线一样，配上你穿的浅色衣服，灰尘和污渍在蓝光下很显眼……所以我很容易就发现，虎哥你的后背上，有两个淡淡的手掌印，一个是全的，另外一个只有半截，不过我开始没注意，以为是不是我拍你肩膀留下来的，或者是哪个喝多了啤酒不长眼的，无意摸上去的。”大侠的语气开始严肃起来。

“可是等我起身去厕所时，就觉得事情不对头了，因为你后背上那俩手掌印不见了，我敢发誓你坐那儿就没动过！……坐回来仔细一寻思，咱走进酒吧的时候，我根本就没碰过你，而且我也不信有人会在眼皮底下摸你后背，要知道，跟着老大出来做事，我连酒都不敢多喝。”

大侠说道：“还有最奇怪的在后边……我觉得你那哥们儿，在我从厕所回来后，扭头看我的眼神都变了，他娘的绿油油的看着让人心寒，我就想走过来给你个小小的暗号，哪知道才靠近，竟然又看见了你背上那俩手掌印！……不过这次不是在后背上，已经跑你肩膀上，就在脖子的两边，跟他妈的要掐你脖子一样！”

我×！瞪了大侠一眼，浑身一毛，险些把方向盘给丢开。

“有这种事儿？……真的吗？……赶紧看看，现在还有吗？”我把身子扭给他看。

“没了！在酒吧里可以看见，现在没了蓝光就看不到了。”大侠苦笑着说道。

有点意思啊，我的好奇心彻底给勾了起来。

要知道，我从事的这一行在历史上倒也小有名气，最早见于唐朝时的一本医书《素问》，说什么上古之人得了病，不用打针不用吃药，只要请人施展祝由之术，即可搞定。只是，这个所谓的祝由之术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文献无征，师承早断，后来的人也说不明白。

宋朝时候有个改革家叫做王安石的，考证说《周礼》中“祝药副杀”之“祝”，就是祝由中的一个分支。他说：“祝之不胜，然后举药，药之不胜，然后副，副之不胜，然后杀……”也没人知道他解释得对不对。

这又到了元代，太医院第十三科被正式列为祝由科，所以这个行业

从那时改叫祝由十三科了，可不是什么驱鬼请神的招数，和道家的那一套玄妙法术，更是扯不上一关系，叫我说呢，有点近乎于巫术。

这一行业能人辈出，明朝时候发源的江相派，在民国初年算是登峰造极，直到解放后才销声匿迹。再比如湘西辰州术其实也属于祝由十三科的分支，就连茅山术中也有一个专门的祝由科。类似的派别还有很多，其实都是祝由十三科衍生出来的分支，只不过，到了我这一辈，他们都彻底没落了。

我记得师傅说我们这一派，拜的祖师是张果老，正宗嫡系的祝由术。不过当我满怀期待地向师傅讨教点石成金的法术时，师傅扔给我一本书，翻翻白眼说早都失传了，有了那本事儿还用得着出门拨拉死尸这么费劲，师门秘籍就剩这么多，自己看着办吧！

不管怎样，我还是把书里这些杂八的学问，费劲地琢磨了个七七八八，发现无非是一些察言观色之类，比如讲什么：满口好好好，久居高位；连声是是是，出身卑微……还有眉精眼凸，白手兴家；神暗额光，孤孀弃妇；妖姿媚笑，花底宠姬……乱七八糟，不一而足，整个一算命半仙儿的人门手册。

像这些都是算命先生糊弄人的，一点也不神奇，神奇的只有最后一项，我看也是这一行的安身立命之本，内行人叫做落阴术，对外则说是骗死人。

眼不凸，脸不透，水下富贵莫强求；  
唇如月，眉似钩，一箭穿心无人救；  
宰白鸭，躲黑鸭，假作真时真亦假；  
人落阴，鬼过门，读唇看眼骗死人。

这四句话是我这一行的核心机密，有些我已经懂了，有些还在糊涂，比如这后面两句，我就只是明白个大概，而前头两句就相对地简单一点。

眼不凸，脸不透，说的是溺水淹死之人的面相，要是没出现凸眼、脸透的常例，那就肯定暗藏凶险，定要敬而远之，别为了富贵落个没下场！

唇如月和眉似钩描绘的是一种笑尸模样，恐怕要比上一句那溺水里的变态更狠，因为后头紧接那句是一箭穿心无人救啊！

当年师傅说过，人死过头七之后，这些特征就散了，所以我们这一行，想做点事儿的话，就必须去看刚死的新尸，而第四句读唇看眼也正是从侧面印证了这个意思。

当时师傅告诉我说，等我经验再多一些，手熟了，就能像他一样读唇看眼，也就是人死的一刹那，根据口形和舌位判断出死者憋在嘴里的词儿，要发的什么音，而且更玄虚的是可以看眼睛珠子，从那里头能看到死前印在死者脑海中的画面！

我当时非常不屑地说这些不都是迷信嘛！绝对不可能！

师傅却很严肃地告诉我，这些都是前人智慧，虽然是见不得光的那种，可也肯定有它一定的道理，要我千万别掉以轻心不当回事。

我反唇相讥，要真这么神，咱这一门去干侦探岂不是更有前途？

师傅冷冷地告诉我，别忘记了第三句话，宰白鸭，躲黑鸭，假作真时真亦假！

我好奇地问这啥意思？什么鸡啊鸭的？

师傅却死活不说了，挥手叫我去去去——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！总而言之，咱们是为了求财的，干啥事儿都千万别忘记这第三句话，否则祸不旋踵，这可是几代传下来的铁律！

说得我浑身不自在，好像自己就是那待宰的鸭子一样，不过也让我时常琢磨这黑鸭白鸭的，到底咋回事儿呢？

放下这个谜团之后，我把目标对准了第四句人落阴鬼过门的秘技，经过百般钻研，终于弄明白这个落阴术有点类似于走阴术，也就是一大活人，靠着针灸和符咒，去阴间走一遭。不过我照着葫芦来画瓢，却从没发现过自己有什么异常，最后很失望地猜测是个古时候的老骗子在诓我，顿时对后面的读死人唇语和看死人眼珠，没了信心。

弄清楚这些之后，我自作主张把死人分成了三类，第一类是在意外灾祸中立刻身亡的，这种人没啥操作空间，对于我们来说，就是发生命案的时间太短，虽然读唇看眼可以获得一些端倪，但是死者没作身后事的准备，我们也就没了去欺骗的机会。

缠绵病榻后死去的是第二类，这一类人往往在临死前，就已经把身后事给安排得妥妥帖帖，很难让我这样的人去钻空子。



说到第三类人，才是我们这一行的目标：事主知道自己会死或者感觉到要死，甚至他就是想死，于是不管他是自杀也好，给人谋杀也好。身后事总是扑朔迷离，施展出独门秘技读唇看眼之后，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，这类人也是我们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所在！

人死了，就去骗他的身后事，把他原本计划好的事情给颠覆掉，让最终得利的变成我们，这样的话，得到财富还没有风险，何乐而不为？

我曾经困惑过，活人这么多，为啥不在活人身上动脑筋呢？干吗非要和死人过不去？俗话说得好：死人为大。咱这么做，不怕伤了阴鹭吗？

可师傅却说，想发财，做冷门，无人竞争头一份；得了钱，没后患，不骗死人是傻蛋！至于什么鬼魂、阎王之类，净是编出来骗人用的，还什么阴鹭不阴鹭！

所以在我和大侠回了家，把车停好后，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：咱都是干大事办实事的人，一辈子打雁骗的就是死人，今晚上这一遭，总不会给大雁啄了眼珠子去——死人还敢胆大包天地上门来骗我？